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五十二上

元 陶宗儀 撰

明皇十七事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以下奉職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内臣高力士終始事迹試為言之臣涯謹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事巫州因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為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

及還編次其口語號曰問高力士說上曰令訪史氏取其事書之臣涯等既奉詔乃詰芳孫度支員外璟詢事璟曰其祖芳前從力士問覼縷未竟復著唐歷採摭義類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恠奇非編録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　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說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録先臣每為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

有十七事歳祀久更遺稿不傳臣徳裕非黄瓊之練習
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備大君之
問謹録如左以補史官之鈌云

明皇十七事

李德裕

玄宗之在東宫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纎微聞於上而宫闈左右亦潛執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之忌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宫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其藥喜盡岀左右獨搆火殿中煑未及熟怠而假寝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

藥盡覆而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煑於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煑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以告說說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恩澤莫能及肅宗之與說子均垍若親戚兄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即位禮貌大臣賓禮故老注意於姚崇宋璟引

見便殿皆爲之輿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扳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答崇再三言之冀上少酬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即當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既任崇爲相政事之大者當日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秩甚卑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爲言

上意崇且觧且喜朝廷聞者皆以上有人君大度得任相之道焉

魏知古起家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啣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分曹洛邑㑹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致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郡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

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
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
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尉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
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
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
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原之臣幸大矣而由臣逐知
古海内臣庶必以陛下為私臣矣非所以補元化也上
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以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力士語曰爾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力士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悞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歎

蕭嵩為相引韓休為同列及休相稍與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

府爵位已極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處無使至旦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卿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甘子上以素羅包二枚以賜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為變怪不測

又有邢和璞者善算星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能敗其中試飲以堇汁不死者乃奇士也會天寒甚乃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三巵醇然如醉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黧矣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於袋

乃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傅於墮齒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乃信其不誣矣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奏旱數當耳召龍興雲烈風迅雷適足以暴物不可為也上強之又曰苦暑人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徹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

言數百咒水須臾有若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啣水上俄復没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咒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直上數尺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極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出若一疋素練者既而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纔及天津橋之南風亦隨馬而至矣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孟温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温禮子皥嘗言于臣亡祖先臣與力士言同後吏部員外郎

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即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焉寺今見在

玄宗善八分書凡命相皆先以御筆書其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也即射中賜𤆬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琳與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巵酒是時琳與從

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將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盛慮附託者衆卒不用

肅宗在東宫為李林甫所搆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矣上至見宫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用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動上念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

民間女子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選中頃者后侍寢魘不悟吟呼若有疾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

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曰吾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抉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吳操嘗言於先臣與力士所說亦同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吳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宫中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嫗叩頭具服上眤謂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

諸掌內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過其父及上起身還宮進
內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以勸太子飲
酒吳秦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言亦同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
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刀取餅潔之上熟視不懌
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每為致殊禮殿西
偏張金鷄障其下來乃賜坐肅宗曰天子殿無人臣坐

禮陛下寵之過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即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即位立樓于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蕚相輝朝退亟與諸王遊或置酒為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禄山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中歌舞嘗置之榻以黄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

嘗持用至是使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工歌有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工歌兼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淚出顧侍者曰誰為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候上駐蹕曰何用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民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玄宗始入斜谷也早烟霞甚晦知頓使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舉倜懼乃

注以他器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御宇之
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
未嘗甘酒指力士及近侍曰此輩皆知之非紿卿也從
臣聞之無不感悦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天下五十
載豈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竒狀
靡不瞻覩及鑾輿西幸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
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泣然流涕顧

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振甲而登天

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黄旛綽曰不是錯喉上問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悦

玄宗遽播遷於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為禄山所脇從而黄幡綽亦在其數得出入左右及收

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毀於上前曰黄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幡綽曰革故鼎新推之多類此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因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槅子倒者是胡

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収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

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筋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盞賜卿之筋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巾金一千兩

慙顔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慙顔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為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為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劔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偏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涣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絶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為記惡

碑

自暖盃

内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内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

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曽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致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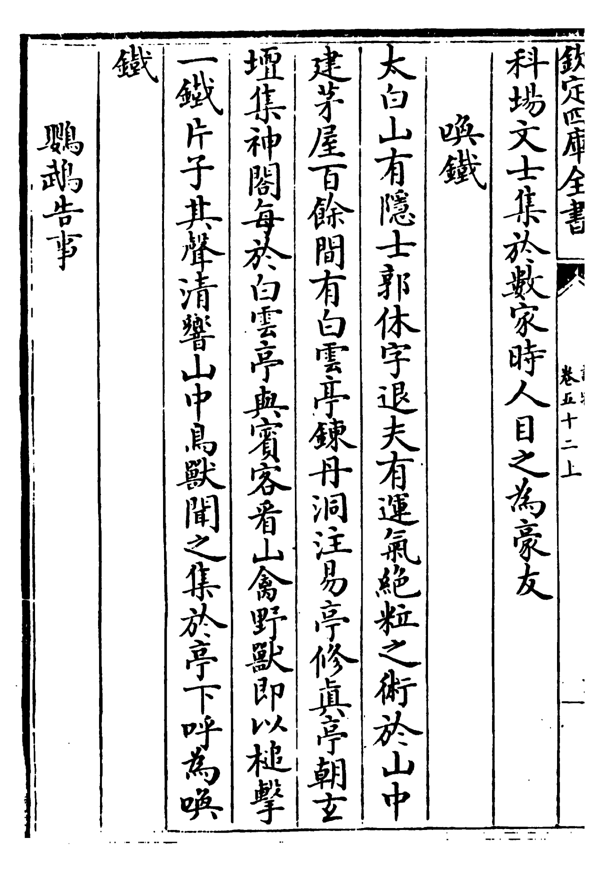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元

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為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



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絶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眞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為喚鐵

鸚䳇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舍兒李弇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為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

架上鸚䳇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䳇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弇下獄備招情欵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弇依刑處死封鸚䳇為綠衣使者付後宫養餵張說後為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凉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

廹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黄夜則粉白晝夜之内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藴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葢惜花之故也諸宫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蠟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閒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也

夢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鷰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饞魚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為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為饞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

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氷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臓腑中所滞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禄山初承聖睠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邺膠

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囀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礬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途間多佩

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主珍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宫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盛時使之然每夜宫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燭跋童子衣以緑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為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時醒悟故目為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

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夜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常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裀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裀何銷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兠子令宮妓輩擡舁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

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依氷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州人也方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

象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象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僉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畤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决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時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又于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有枯松復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内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詣名園曲沼藉草暴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横窻飾以雜寳縵以絳紗常日使六女

戲於窻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為陜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内𤣥宗幸京師次

陝城頗知奐有神政御筆賛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寳不隊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

便即歡賞目之為移春檻

氷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氷使匠琢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戲擲金錢

内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麵蠒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禄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寳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

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甞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

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共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内登危陟險未嘗足失則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闓爲荆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靣目唯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胄者十數人聞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

尤善也

縣妖破膽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

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録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喜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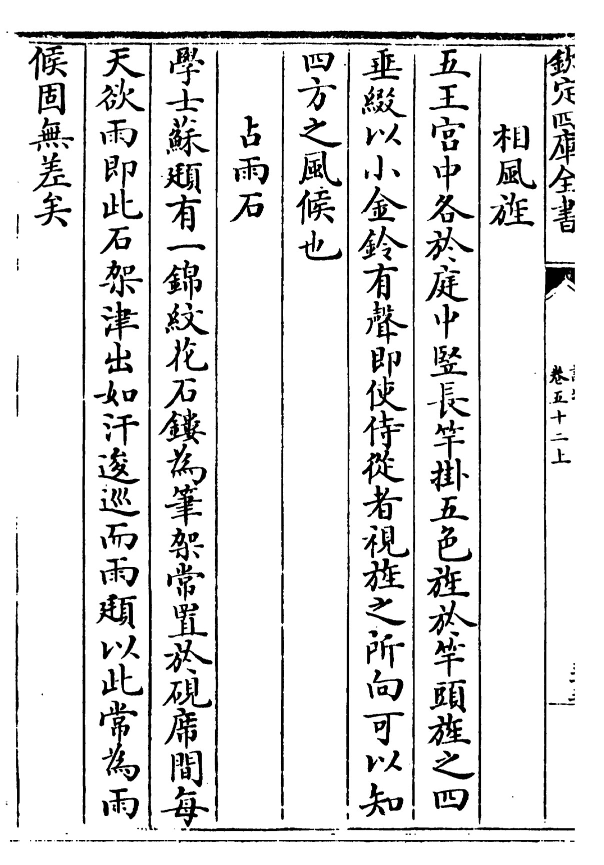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内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竪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竪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為筆架常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常為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皆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

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踈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内植畫柱以錦綺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為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羡也

冰筯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回問妃

子曰所玩何物也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氷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恵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

諷馬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内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

為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閒地故學士蘇頲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紅氷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别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為紅氷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宫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者為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闕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亦多之亦汙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巡廳或有所忤立便叱罵為衆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銷寃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寃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光廷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歇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

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爲歇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金牌斷酒

安禄山受帝睠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

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涙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涙粧識者以為不祥後有禄山之亂

索鬬雞

李林甫為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羣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鬬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

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鷰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鷰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鷰曰我聞鷰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鷰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鷰遂

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慇懃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為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

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鬭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鬭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鬭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以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炭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

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嚥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採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座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也

擊鐙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

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恊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為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譖於

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劔也人曰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宫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欲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恡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

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為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猧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猧子放之令於局上亂

其輸贏上甚悦焉

决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黄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為决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别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鏤小舟戲翫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鷄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鷄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竪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為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氷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姦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氷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恵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沈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甞

問答或語及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賔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取此鞍在上坐如温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時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宫之内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沈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沈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

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領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

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宫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禄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勑令左右於池西岸别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禄山之兵不復置馬惟有基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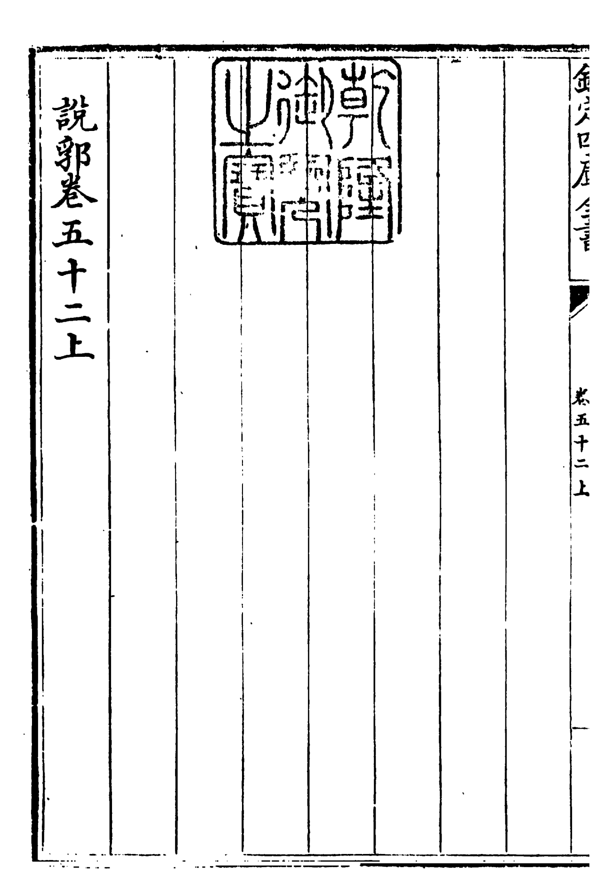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笋未甞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閒步於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

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覩此可以為鑑諸親王皆唯唯帝呼為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凍筆莫能書字帝勑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說郛卷五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五十二下
三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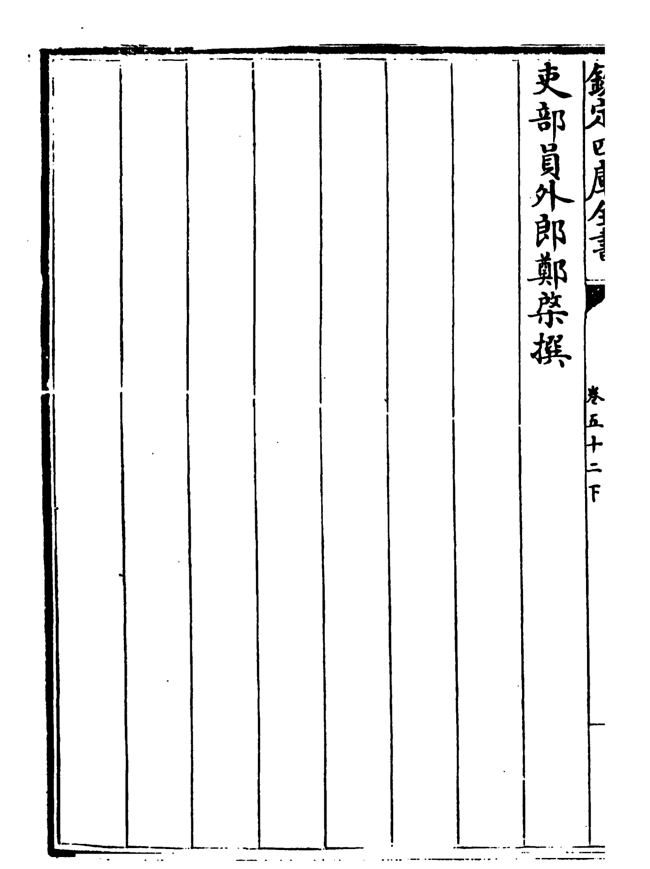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說郛卷五十二下
傳信記序　元　陶宗儀　撰
余何為者也累叅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
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叅於
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簿領之暇搜
求遺逸傳於必信者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器周鼎不
節之答何以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寛其愚是其心也唐



吏部員外郎鄭榮撰

傳信記　鄭棨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滂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

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卧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于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于東都起五王宅于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蓋與諸王為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蒱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怠惰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國門遠門西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譯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為讓者數焉是時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

薦上以晏聞生秀妙引晏于内殿縱六宫觀看貴妃坐晏於膝上親為晏畫眉總丱髻宫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祕書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毋違天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

則人豈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

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櫕櫝疊石為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上為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美邁甞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為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于宫

散于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槖於宫商也斯曲也宫雜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宫君也商臣也宫不勝則主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于隱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急湍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無覆

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鏈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内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喧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以海内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耳與百姓同懽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

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容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

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曰兎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禮敬頲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内難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

僚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蹩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蜂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寛為河南尹寛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日寛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寛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大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絶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後寂滅度寛復

衰絰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為縉紳所譏也寬子諝復為河南尹素好詼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者畔似郍畔郍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傍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足

韓公脚下有黑黶子禄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不知此何祥也韓公竒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為加寵焉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緑玉琢為器上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綵繪縟麗

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于前遂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絶上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劍閣横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共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

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信乎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吳人耶孚乃爪下為子豈非呼我為爪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

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名存焉

上封泰山進次滎陽㴱澤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㴱澤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㴱澤即濟水也溢而為滎遂名㴱澤左傳云楚師濟于㴱澤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狀名曰瓮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于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

農得寶耶於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愛祿山為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汝竟不拜我而拜妃其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臣地凡事必先母而後父故也上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汝之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

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逺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逺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為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宫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逺於路乗騾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

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後安西音問隔絶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曰信然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粮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一日朝賫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謂之萬回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

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閒上必經過徘徊

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猪立踞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廄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妒媢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軿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

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歸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幸温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温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駈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黄一隊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綉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你古

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懂骿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賞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顧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幽閒鼓吹

張固

宣宗屬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之弟顗甞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恠士大夫不欲與我為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脩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黄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敕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摇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為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何如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黄至緑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

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斆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令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為實也仍薦

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

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

此題速改之為渥洼馬賦曰校此〻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邊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彝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名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定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絶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

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
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
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
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
出都門貫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
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恥

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蹇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

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畧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

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為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即封川黨時為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

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黙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虔州議之竟為所隳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朱崖致

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絶一席祗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悦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

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緑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元相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

衣服極獘因命屈之與語大竒之遂爲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竒之其人乃張徐州安禄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絶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刼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

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為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値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閴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叚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

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寃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悒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産而來止公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閱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容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

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其盜事繫有闕違者立命小將賫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廻

是書為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嘉靖壬午春三月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撫異記

李濬

濬憶兒童時即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且兼多語其世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綴成一小軸貯之松窻

玄宗先天中再平内難後以中外無事鋭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内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

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大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叙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喃但謹為上客上在禁中常自稱阿喃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

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則
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悉上閤庶明臣
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為答辭甚謹
上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
五十幅黃麻為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
上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館
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長
安用嚴高計未至升殿宮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閣不移

時厭減故玄宗實録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禄山謀臣嚴莊高尚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木芍藥禁中呼為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

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

撫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鼊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與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

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為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覩時晦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

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
某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
飲三銀船盡一巨餡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
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
忠讜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
下深以為誡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

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憐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

可為吾奏者言之頎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

子失名其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

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為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

相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因再三

嘆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

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

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庶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

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閤上下鄠杜之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内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誠故英威一震姦兇自殪而夙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美武帝吏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為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為志

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甫善為承迎上意招攬金王託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楊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盧山之壑未為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太和開成中有程修已者以善畫得進謁修已始以孝廉召

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修己對曰臣甞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貴妃曰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閑則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横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修己曰斯開

元東封圖也因命內臣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顔色遂命進美酎盡爵促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録中叙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酎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

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

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説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對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偪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説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説之未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説説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於一婢女耶説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

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説憂色滿面且言其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為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其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説因自歷指狀所寳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觧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説旨言之兼用簾為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宫時思必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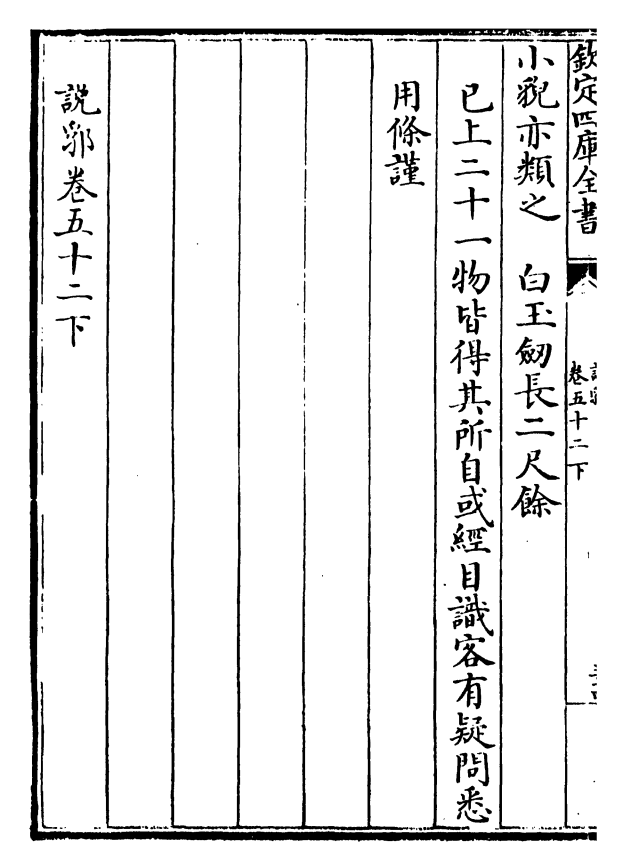
終恖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怏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
旦公主入謁具為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
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
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
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静伺之生與
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
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

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縈脉動竦駭神鬼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鏁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　鏤白玉香囊并玉鏁子長三尺餘　異竹簚長二百餘尺　黄楊桃文有乘龍形張公洞翠碧中藏上藥　桃源洞中仙人棊子　不生澁鐵腰帶　韋㲉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織成蘭亭　蜀賓國黄金衣　筆管上鏤盧思道燕行歌　拂菻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名在上又



小貎亦類之　白玉劒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問悉

用條謹

說郛卷五十二下